

+ 7

T 2455/17

南
齊
卷七

13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82

~~ChL 2455.1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虞玩之

劉休

沈冲

庾杲之

王湛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珍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解褐東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法錄治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晉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為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為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善本中
氏圖印

禮

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後方所懸轉多與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錄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奚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辨易太祖善之引為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有義行兼與太祖素遊褚淵王儉並見親愛官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玩之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本部中正上患民間欺巧及卽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偽爲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質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板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

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是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僞已遠若緩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竝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又臺坊訪募此制不近優刻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茲役恒滿大明以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蔭易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變朝紀恒存相揆而言隆替何速比急病之洪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筭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天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愚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止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姦姦

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
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
猶未四萬神州與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
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情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
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
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
籍頭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勲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
三分殆無一焉勲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
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勲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
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
位旣衆舉卹爲祿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
身已據其大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苦爲人役者今反役

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井

北雜
作弁

居竟不

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
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
懦署位借給巫媼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
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
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盈矣爲治不遺無制
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上省玩之表納之乃別置板籍官
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
強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
怨望世祖乃詔曰夫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黃籍豈有假
器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虛妄式允舊章然豐起前代過非
近失旣往之譽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

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官年疾上表告退曰
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
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
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
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懶惰而倦怠頗來耳目本聰明而
聾瞶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緒氣景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
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未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
臣已足矣稟命饑寒不留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
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
之晨效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效也慶降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
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
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大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

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昏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
申節未嘗厭屈於勲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
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豪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
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
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開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
省玩之表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未末王儉與外郎孔暹使
虜玩之言論不相饒邊儉竝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
無祖餞者玩之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其後貧外郎孔瑄就儉求會
稽王官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治北齊本人孔暹
字世遠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
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儉爲宰相暹嘗謀議帷幙每及
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啟上曰臣有孔暹猶陛下之有臣也永

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邊何憲爲王儉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也以強學見知母鎮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爲本州別駕永明十年使於虜中

劉休字引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貞郎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東國常侍好學諳憶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欽爲羅縣太始初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數年還投吳喜爲輔師府錄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瘦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從帝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

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榮彥遠以善其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救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帚皂莢以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貞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除尚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王撫軍參軍出爲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還爲正貞郎邵陵王南中郎錄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隨轉左軍府加鎮蠻護軍將軍太守如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馬如故後遷長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府鎮益城休承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黃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休啟曰臣自塵榮南憲星畧交春謬聞弱

奏効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遣聽已暴之事
替網觸羅之鳥而猶以此里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覆背騰
其喉唇武人厲其背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
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
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勿憚世
謂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倚晚節邪宋末上造指南車以休有
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
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
爲豫章內史加冠軍將軍卒年五十四

沈冲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懷文廣陵太守冲
解褐衛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懷文有文名冲亦涉獵文
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爲撫軍正佐兼記室及

懷文得罪被繫冲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
文言於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
之元景爲之歎息冲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老家貧啟明帝
得爲永興令遷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中郎元徽中出爲晉安王
安西記室參軍還爲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錄事參軍世祖爲
江州冲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冲行府州
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諮議參軍領錄事未及到任轉黃
門郎仍遷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卽位轉御史中
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爲郢州以冲爲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
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爲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府事將軍如
故永明四年徵爲五兵尚書冲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爲腰
鼓兄弟淡淵竝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未有也中

丞按裁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象建武中
象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績父在儻白幘車免官禁
錮沖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爇大呼曰我三兒皆作
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世祖方欲任沖沖西下至南州而卒時
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沖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
南蕃特兼憫悼車駕出臨沖喪詔曰沖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
蕃朝績彰出內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保謚曰恭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
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巴陵王征西參軍郢州舉秀才
除晉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
業食唯有韭菹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
二十七種言三九也仍爲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

正負郎遷中書郎領荆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常侍領中正如
故出爲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儉府爲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
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
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黃門郎兼御史中丞尋卽正杲之風範和
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
曰杲之爲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卽真帝意未用也
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
諸王使申遊好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
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
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隆顯玷塵明世乞
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徵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
踰知命志事榮顯脩天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暨借餘曆傾

宗頌元陳力無遠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杲之
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虛館使爲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
甚惜之謚曰貞子時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
王謏字仲和東海郟人也祖萬慶貞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
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謏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國
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
又除度明帝衛軍府謏有學義累爲帝蕃佐及卽位除司徒參軍
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見親遇常在左右謏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
從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郎徙記室參軍
正負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諮議出爲湘東太
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爲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
書郎明帝好圍碁置圍碁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碁州都大中

正謏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
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出爲臨川內史還爲尚
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卽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轉
正負當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
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暉爲會稽以謏爲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
故永明初遷豫章王太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謏相遇於宋明
之世欲委任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
事五年除黃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子中庶子驍騎如故謏貞正
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
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兗州長史沈
憲去職上復徙謏爲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將軍如故謏少貧
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

史臣曰鶉居鷄飲裁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
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
而上不卹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薄閥忍賊肌膚生濫死乖趨
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爲國之道良宜
矯革若令優役輕徭則斯詐自弭明糾羣吏則茲僞不行空閱舊
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
遠在周世

贊曰玩之止足爲論未光劉休善筮安臥南湘沖獲時譽杲信珪
璋謀惟舊序並用興王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終

西川中鳳樓
氏書印

南齊書卷三十五

西川中鳳樓
氏書印

列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
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暉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暕陸
脩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鈇表脩容生桂陽王鐸何太妃生始興
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
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
衡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
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
爲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

宣城二郡太守竝不拜仍爲假節

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

事行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爲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假節都督復爲監軍督五州如故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畢嵩鏘鏐鏐並爲開國縣公各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踐阼以映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疑旣留鎮陝西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聰敏府州曹司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出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遣號征西永興元年入爲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

油絡車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美朝野莫不惋惜焉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祕書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爲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爲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晉遂不復拜梁王定京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貢外郎太子洗馬歷琅邪晉陵二郡太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藝梁初坐閨門淫穢及殺人爲有司所奏請議禁嗣子晉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祕書郎邵陵王反不拜晃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燠赫都街時

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繼其年遷爲持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太祖踐祚晃欲用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鬪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_{不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解侍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以晃爲世祖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遷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提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私仗上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

誠世祖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涉深戒之故世祖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世祖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加晃鎮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又爲侍中護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卽本號贈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稍刺道邊枯槩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嘗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羣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太祖在淮陰以罪誅羣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宋本無已上八字故羣見愛初除冠軍將軍轉征虜將軍羣剛穎雋出工父羣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

呈上報曰見汝二十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出爲持節都督會稽京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畢講五經世祖卽位進號左將軍入爲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爲中書令遷祠部尚書常侍竝如故畢無寵於世祖未嘗處方嶽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疑東田宴諸王獨不召畢疑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畢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籍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敕畢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於御席上舉酒勸畢畢曰陛下嘗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久之出爲江州刺史當侍如故上以畢方出外鎮求畢宅給諸王子畢曰先帝賜臣此宅

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以宅易州至鎮百餘日與籤趙渥之啟畢得失於是徵還爲左民尚書俄轉前將軍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畢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畢至引見問之畢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御牛一頭敕王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得復爲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畢衣單薦襦於畢畢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請畢畢留儉設食棹中菘菜鮑魚而已又各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爲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始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立衆論喧疑畢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旣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十八

薨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軍將軍鎮石
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為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晉熙諸軍事南中
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明年為左衛將軍尋遷
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五年遷祠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六年
出為南徐州刺史九年遷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表戍事暠性清
和冬疾其夏薨年三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即位以鏘為使
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
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為左衛將
軍遷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
進號撫軍出為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

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
至是乃復十一年為領軍常侍如故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
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遊幸
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
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
鏘雍容得物情為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王問訊獨留
鏘謂之曰公聞口鬱○宋於法身何如鏘曰臣口鬱○宋於宗戚最長
且受寄先帝鬱○宋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口鬱○宋一人願陛下無
以為憂鬱○宋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口鬱○宋公既不同
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
侍中驃騎如故高宗鎮東府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車
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惟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

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豫馬隊王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數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關排墻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鏐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爲南徐州刺史鎮京口歷代鎮府鏐出蕃始省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遷中書令度支尚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鏐好名理時入稱爲鄱桂十年遷太常常

賜尋遷左衛將軍不拜遇疾上為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鑑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為之詔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如故

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三子永明五年為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遷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為徐州刺史鬱林即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鋒好琴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諄責左右不為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為散騎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年為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上嘉之十年出

為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以此賞銳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延興元年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害年十九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將軍永明十年遷左民尚書十一年為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晉大司馬桓溫女塚得金蠶銀繭及珪璧等物鏗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

宋本無已上十六字

鬱林即位進

號征虜將軍延興元年見害年十八

晉熙王鈇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驍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為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尋見害年十六

河東王鉉字宣胤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爲驍騎將軍出爲徐州刺史遷中書令高宗誅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轉爲散騎常侍鎮軍將軍置兵建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偻不敢平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在孩抱亦見殺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寃之乃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臨川王子晉竟陵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鉉帝答不許再奏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亡曹冏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典旣隨世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託體同稟首極仕無常資秩有

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擬世祖顧命情深尊嫡加圖遠算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巾衣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以親中立可息覲覲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寡以制衆宗族纖滅一至於此宋本無已上八字曹植之言信之矣

贊曰高十一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江才力恭簡恬和鄱桂清識四王少盛同規謹救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超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爲建安王司徒參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竝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曾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

之會豈必委贖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少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詔從宰議遷司徒王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為司徒記室正員郎兼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康左遷通直常侍太祖為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衛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迥悟善可與語取為長史臨淮太守粲誅太祖以超宗為義與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為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敕司徒褚淵侍中謝朓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叵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問何曇秀十人並作超宗獨見用為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

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為司驢為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跌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訕稍布朝野世祖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女為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象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疎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間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為二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事列對永先列稱王

人超宗恒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
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惋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
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
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
已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愚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
傲之豐累朝兼觸刻容掃輟久理世表屬聖明廣愛恐禍宜慈捨
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連
扇非端空生怨懟恣囂毒於京輔之門揚凶悖於鄉守之席此而
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
領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
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遠之奏
曰臣聞行文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稱良

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月治書侍
御史臣司馬侃啟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
險放悖議爽真囂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
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
臣袁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衛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
戾稟行凶詖什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讐而
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姦邪疑開勳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
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
而豐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讐况超宗罪愈四凶過窮南
竹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沈浮牙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網將
替彖才識疎淺職幹無聞憑戚昇榮因茲荷任不能克已厲情少
酬恩獎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

請以見事免冢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治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啟可奉行俛奏彈之始臣等竝卽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謬之誓伏追震悚詔曰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誅冢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棕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王永先於獄自盡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敬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閣祭酒驃騎王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陵王暉

所遇除正員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表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祛弊故捐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鼙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

饑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
劭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
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
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
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之木盈尺之
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
節不必在朝烈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苟肉食之謀王
歎投身不主廟堂之筭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
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
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
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
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機不抱

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所
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王之智蓋聞妙盡於識
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
有時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極澗底無奪後凋之
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
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
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握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
山之雷不發壘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有以祥連珠啟
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徒請謁絕於
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厥
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變反存
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狼

兒列祥頃來飲酒無度言語闕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
避左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啟求迎喪還
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曠念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
其夜遭劫內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
廷尉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傷及兄嫂
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清途
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噦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
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俊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誼議朝
廷不避尊嚴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
可長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
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譽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獄鞫祥辭
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飲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

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迂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恠
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竝皆先朝相府聖
明御寓榮渥彌隆詒議中郎一年再澤廣進華宴必參末例朝半
問訊時奉天暉囚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囚歷府
以來伏事四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
司馬竝被恩拂驃騎中郎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遺蟲蟻賜參辭
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囚不涯卑遠隨例問訊時節拜
覲亦沾眚議目餘令王未被祗拜旣不經伏節理無厚薄敕旨製
書令有疑則啟囚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
宰輔聖朝令望富世囚自斷才短密以諮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
未解此理云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囚輕議乘輿爲向誰道若向人
道則應有三甲豈有事無髮髯空見羅謗囚性不耐酒親知所悉

強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乃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
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彪祥曾祖穆之正胤建
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坐廟墓不修削爵後
為羽林監九年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崇
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材以泥洹峯送葬劉墓
為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
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既狃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
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害已故通人立訓為之而不恃也

贊曰超宗蘊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典流放南
濱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終

西川中鳳
氏謝

南齊書卷三十七

西川中鳳
氏謝

列傳第十八

到搆

劉峻

虞棕

胡諧之

到搆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
事中郎搆襲爵建昌公起家為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
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
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
欲收物情以為功臣後擢為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
搆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

才調流瞻善納文遊庖厨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
不與逼奪之搗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搗罪付廷尉將殺之搗入
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搗由是屏斥聲玩更
以貶素自立帝除搗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徙劉韞輔國王景文鎮
南參軍竝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
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搗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
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
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
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壺刷其家門須臾滅
明日而遁死問至搗懼詣太祖謝卽板爲世祖中軍諮議參軍
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黃門郎解職世祖卽位
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

數遊會搗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搗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
之上懷其舊德意矜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
轉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搗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
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
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搗問訊不脩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
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
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
八弟賁初爲衛尉王儉奉車都尉升明初爲中書郎太祖驃騎諮
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爲
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
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爲晉安內史還又爲
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俊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頴之山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俊從事隨父勔正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懋寧蠻府王簿建武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死虎累戰世祖爲尚書庫部郎遷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郡侯世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爲明帝所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六世同襲表其門閭俊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儻在山中爲荆州僮出謁至是又出謁俊明帝崩

表奔赴救帶郡還都父民送者數千人俊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俊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項後傷缺俊割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俊曰承至性毀瘵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繖纒徹温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俊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俊兄弟皆羸削收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霸業初建俊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益城上表西討求俊自代世祖旣不行俊除黃門郎行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爲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

襲爵鄱陽縣侯世祖自尋陽還遇俊於舟渚間歡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脩父友之敬太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劭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曰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太祖集議中華門見俊謂之曰君昨直邪俊答曰僕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俊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俊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勲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選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俊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祖卽位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常南竟州以俊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俊父劭討殷

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祀俊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劭碑拜敬泣涕初義陽太守俊設計誘誘之虜缺州刺史謝景毅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俊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甑山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俊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俊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俊至夜乃去後俊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俊曰此况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俊起拜謝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竟州緣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爲內史隨府轉安西俊治事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

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覲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閘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而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興廢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

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然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王尤所宜禁而不可不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俊啟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鑪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迤青衣水南書衣在側竝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

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俊仍代始興王鑑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俊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王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俊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俊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啟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俊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啟別居終身不復見之海陵王卽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俊以本官假節出鎮淩湖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旣盛俊又以本官出屯新亭俊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王鏘納俊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俊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

反俊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明帝崩東昏卽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

虞棕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棕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棕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儀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負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尚貧薄棕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棕爲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棕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鎮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棕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

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與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
司馬將軍如故悛善為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疑盛饗享賓
謂悛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悛曰恨無黃頰雁何曾食疏所載
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悛朱
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內驅打人為有司所奏見原上以
棕布衣之舊從容謂悛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
美拜遷祠部尚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悛求扁米糲悛獻糲及雜肴
數十輦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悛求諸飲食方悛祕不肯出上醉
後體不快悛乃獻醒酒鱖鮓一方面已出為冠軍將軍車騎長史
轉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揚州太中正兼
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
領職鬱林廢悛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

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悛稱疾不
立事示悛以悛舊人引參佐命悛謂
假朽老以臣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
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悛稱疾篤還
士根屬與運荷藕稠私徒越星紀終
寢瘳以來倏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
解所職盡瘳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
侍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悛性敦
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表矢志
郡而軍事悉付寒人張靈寶郡人攻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
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
負外郎撫軍行參軍晉熙王
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賈廢
晏曰王上聖明公卿勦力寧
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
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相
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
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
事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
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
不仕王敬則反取表監會稽
郡殺靈寶表以不豫事得全
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

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
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別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
陵王左軍諮議世祖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爲江州復以諧
之爲別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鎮襄陽世祖以諧之心腹出爲北
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在鎮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
年還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
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
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中正如故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
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
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
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
天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兄謨之亡諧之上表曰臣私門罪釁

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謀之
復早殞沒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陰何
圖一旦奄見棄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詔不許改衛尉
中庶子如故八年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
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事如故復爲衛尉
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諧之有識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
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
年卒時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肅
史臣曰送錢贏兩言此無忘一筭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
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況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
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後不違度劉實朝交胡乃蕃

故顏頡亮采康衢騁步

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十八終

西漢書

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十九

蕭景先

蕭赤斧 子穎胃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真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攜解褐為海陵王國土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為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邗縣令官外郎與世祖款暱世祖為廣興郡啟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世祖為鎮西長史以景先為鎮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加故昇明初為世祖征虜府司馬領

南齊書

新蔡太守隨上鎮益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
仍爲世祖撫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
衛率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爲持
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淮
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驃
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助二千人助景先惠助依山
築城斷塞關隘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頌跋屯汝南洛
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朔將
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
爲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景先啟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
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之豈得稱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
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

不治也世祖卽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事
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
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從
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起起爲
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
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
張瓌啟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蠱有毒宜時剷蕩可遣征虜將
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
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未還遇疾遺言曰此
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
每事不稱上慙慈旨便長違聖恩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啟事上
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

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
醜很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
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
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鎮軍各
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微申
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
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啟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
衣食力少更隨宜買礮婢奴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
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啟聞乞恩卒時年五十上
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便
舉哀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虜將軍丹陽
尹新安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少長義兼勲戚誠著夷

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
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謚曰忠侯子毅
以勲戚子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
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爲撫軍司馬遷北中郎司馬虜
動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爲高宗所疑忌王晏事敗并
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
持毅入與母別出便殺之

蕭亦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
冠軍中兵參軍亦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宋大明
初竟陵王誕反廣陵亦斧爲軍主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勲
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
貞外郎丹陽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

令遷正負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
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鎮東
境遷黃門郎淮陵太守順宋本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宮上令赤斧輔
送至薨乃還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車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
輔國將軍竝如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蠻
校尉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
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
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
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
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
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祿
大夫謚曰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祕書郎太子謂赤斧曰穎胄輕朱
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
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
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
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
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胄勲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
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
南徐州以穎胄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
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
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
邑爲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乘白榆牛上慕儉欲鑄環太官元日
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

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山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宋本此器也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穎胄為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為衛尉出為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為持節督南兗徐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為荊州以穎胄為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

雍書與穎胄或勸同義舉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遣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賫書與穎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義舉穎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平太守劉熙華鏡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眾歸附遣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虛心委已眾情歸之加穎胄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

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嘗夷有時而陂敗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效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休昏迷顛覆厥序仰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且不顯不明求

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迺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竊肆陵暴十誓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酣酒嗜旨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王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竝勳彰中興功比周宋本由宋本御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弊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涓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為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戴濟宗祐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迺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

加鳩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
交構漸見疎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
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
醜惡販鬻王威以爲家勢營惑嗣王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宜
姪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闔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羣豎
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卽就梟翦夫天
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攝縣毒遍黔首
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九族內離四
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旣空百姓已竭不卹不憂慢遊
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歛
告沴七廟沾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
禮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箸於弱年當此芝祥兆乎綺歲億

兆顛顛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江總連率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
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
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
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勳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
駕軍主宗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
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
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
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朔將軍中
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
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
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寧武太守軍主鄧元起
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

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
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
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劔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
色天地爲之齟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
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
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旣痛家
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
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
不謀而同竝勒驍猛指景風驅舟楫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
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
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
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萬道消之運受迫羣豎

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
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
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暎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
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尅巴陵仍向湘
川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冑遣人謂梁王曰時月未利當
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
況藉以義心一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謀無有
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冑乃從遣西中郎
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冑領左長史
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卽尊號梁州
刺史柳悅竟陵太守曹景宗竝勸進穎冑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
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

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假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憲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入座丞郎以下宜五日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王瓚拒義師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內驚恐疑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

穎胄弟穎孚在京師廬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邵內史謝篡奔豫章穎孚靈祐據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尅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彭益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益等穎孚聞兵至墜風奔走前內史謝篡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篡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篡篡復敗走豫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爲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

百餘軍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王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
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為郡人所殺
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瓚破汝陽太守劉孝慶等
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恐馳告
梁王曰劉孝慶為蕭瓚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
今汭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瓚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
荊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
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至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
蕭瓚時梁王已平郢江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
能飲酒噉白肉膾至三升既聞蕭瓚等兵相持不決憂慮感氣十
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
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葭莩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

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
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
華奉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結泉
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
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
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宋本諱元勳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
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
丞相本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
梁王圍建康城任在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祕不發喪及城
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
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
器宇淵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挈關屯夷載

心事朕旌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
邑三千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
承言令頴冑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
故事可悉給謚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並以戚族而為將相夫股肱為
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間貴人滿市功臣所出
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簡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余鎮軍茂績機識弘
深荆南立主嚮義漢陰

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十九 終

西川忠貞
氏書

南齊書卷三十九

西川忠貞
氏書

列傳第二十

劉瓛 弟進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
憲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
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
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
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座粲指庭中柳樹謂瓛
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
為祕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王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
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

郡丞尚書祠部郎竝不拜表。彙誅獄微服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
阼，召獄人華林園談語，謂獄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獄對
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
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獄使
數入而獄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獄爲中書郎，使吏部尚
書何戢喻旨。戢謂獄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
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卽後授。」獄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
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
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又以獄兼總明觀祭
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獄終不就。武陵王彙爲會稽
太守，上欲令獄爲彙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
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獄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

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
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已審
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
供養寒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脩正，勉厲於
階級之次，見其繼續，或復賜以衣裳，表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
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
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
有身病而求歸。已上五字宋本
作徐令上文長者，永瞻前良在已，何若又上下年尊，益
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
而帶帖薄祿，旣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廁迹
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
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

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其美者則有輻湊燕路
慕君王之義驥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
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
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清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
並不拜獻姿狀織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
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牀隨後
主人未通便坐問答在在檀橋九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
敢指斥呼為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脩謁七年表世祖為獻立
館以揚烈橋故王第給之生徒皆賀獻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
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是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獻
學者彭城劉繪順宋本陽范縝將屨於獻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竝
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獻有主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

為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獻小名
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為獻娶王氏女
王氏椽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獻即出其妻及居父喪
不出廬足為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為獻立碑謚曰
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獻講月令畢謂學生嚴
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
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
音金石木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以下北雅不作仲熊
歷安西記室尚書左丞獻弟璡

璡字子璚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為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
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為武陵王
彞冠軍征虜參軍彞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外落俎膳夫之

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璉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璉夜隔壁呼璉共語璉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璉問其久璉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璉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衛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王簡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各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

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者經文袞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遠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綬遠將軍襄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祭遐啟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主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之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遠伐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

王濛彈劾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
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
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
引咎謝詈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
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霜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以
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
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與彈段景文又彈
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
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
萬齡竝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
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
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在今龔翬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

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今遐所
糾旣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餐
之貴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
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
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
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
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
彈兗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
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
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暉彈青州刺史
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丞
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

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
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効可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祕書監
遷吏部四年復爲祕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
軍鎮北鎮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
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
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
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
自商瞿至田何其開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
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
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
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道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
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

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倚神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
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
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
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唯易獨玄玄不可棄儒不可缺謂宜竝
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
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泰元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
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
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竝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
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
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
謂穀梁少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依恐不足
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

與注書相類案玄白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糜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竝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竝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侍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机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騎常

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北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謚靖子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王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贖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取所不爲况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時東海王攜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攜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

照地衆莫能解搗云是榮光世祖大悅用爲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
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與命氏之儒起石
渠明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乎
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主炎漢之季
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竝軌故老以爲前脩後生未之敢畏而
王肅依經辨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
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
道宋氏以文章閒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建
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宋本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
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胃子
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

因循舊緒時

宋本

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承宋本作成鄭

馬之後

宋本

作興

時宋本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

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
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璉居闈室立操無
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終

西川
氏
印

